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六十二

明 茅坤 撰

潁濵文鈔十八

序引傳

古今家誡序

引老氏語多儉故能廣四字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

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彊也君之於臣也為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

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録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

病焉是以為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鬬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其思深故其旨遠

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為為宗萬物莫能嬰之
其於為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為不善如
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學而成不勉而得其積
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
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物猶將賴之以存
而況於人乎自三代之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

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足以希聖人之萬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審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士益以功利為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臆之儒者流於度數而智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

之煞其為人淺近而不學踈畧而輕信漢景武之閒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辨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採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議已也焚之畧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故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

考春秋及秦漢雜録始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為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録聖賢之遺意以明示来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嗚呼由數千歲之後言數千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者而或又失之此古史之所為作也

唐荆川曰前一段叙古史所載之意後一段叙作古史之由

元祐會計録序

此子由經國之文須細尋繹之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彊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按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

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
為景德皇祐治平熈寧四書綱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
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
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
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
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内分
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
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

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内庫入畜金帛為殄寇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懐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宫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為言大臣力爭章獻感

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内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與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獘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為富國彊兵之計

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為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為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為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

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㦯非無法也内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為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没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吴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内叛羌戎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為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静仁而恕

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强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為别有五一曰民賦二曰收支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内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此等文並子由經濟處直寫胸臆而非以為文

文之至者也

民賦序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為言而為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為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為保甲之

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劒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為保馬之法使民計産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閲視可否權在醫駔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

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葢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熈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戸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縁為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産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

周知其夫家田畆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畆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

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紀景德田況之紀皇祐皆以均稅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畮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熈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抉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虗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

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為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責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

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名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為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失而屢敗足以為後世好名者之戒耳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為生者先帝深求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

得閭門治生而吏不敢呵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旣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唐荆川曰平正通達不求為奇而勢如長江大河是小蘇之所長也

收支叙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九年之蓄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除米鹽錢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此言未破應在及汎支給賜得此數紬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

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夫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朝廷待內藏米鹽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為是踰歲月可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輒嘗推原其故方今禁中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宮室不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謹視出入之節未嘗有失也而其獘安在天下久安物盛而用

廣亦理之常也顧所以處之何如耳臣請歴舉其數宗室之衆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為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為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矣防禦使四人今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為諸曹郎中今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為員外郎今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中為博士今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為三丞今為四百二十一人矣諸司使二十七人今為

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一人今為一千一百一十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為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餘可以類推臣不敢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朝議皆無限法尚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而為一官秩并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

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竢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歳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内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為之將以為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向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自

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而来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今臣亦云茍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文不著意而神理自鑄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薯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

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囿文章為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録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為我志之然吾於淵

明豈特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黽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録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

雖然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葢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為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海康城

南東齋引

巢谷傳

敘谷豪舉處有生色可愛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為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為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

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為金石交熈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熈河名將朝廷稍竒之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公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槖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

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修也將復

見子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眎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閲其橐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强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隷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智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版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

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危解行賞羣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實後遇于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葢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轂及見之循州改今名云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六十三

明 茅坤 撰

頴濵文鈔十九

記

王氏清虚堂記

淺然却涪宕

王君定國為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竒琬琰之

觀後有竹林陰森氷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虚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咏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髙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為清虚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為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虚者為虚故清者以濁為汙而虚者以實為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葢物無不清亦無不虚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

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覯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宕於圖書翰墨之囿沉酣縱恣灑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顔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旣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禍患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

獨求諸内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見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逹遠騖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

唐荆川曰此文亦有箴規言其所以為清虛者不足為清虛也議論亦本莊子

南康直節堂記

文亦淺然自是風人之旨

南康太守廳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凛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劒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為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伏而簿書之所填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栢之堅皆不免

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氷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栢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葢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温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為皦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為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為曲為曲必屈曲可為乎吾欲為直為直必折直可為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危乎清風吹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嬉乎封植

濯溉剪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懐思其人其無已乎歌闋而罷

武昌九曲亭記

情興心思俱入佳處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絶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

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

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斤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遥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僊也葢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

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遺老齋記

有老人之旨

庚辰之冬予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修竹古栢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窻曲檻為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

予曰予頗濵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宫掖之秘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為不孫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為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

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為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而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東軒記

其恬曠之趣不如文忠公之超然臺記而亦自

悽愴可誦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

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顔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塲而事每刼而留之然後知顔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

禄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死生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葢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希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顔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葢達

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復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待月軒記

文不著意而援隱者之言論身與性似入解

昔予遊廬山見隱者焉為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也

身猶月也予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為身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為月日出於東方其出也萬物賴焉有目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者以履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無物不廢然日則未始有變也惟其所寓則有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生死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

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於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為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覩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為明以日之遠近為月之盈闕非身而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予異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於斯闢其東南為小軒之前廓然無障幾與天際每月之望開户以須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漫不喻

曰吾嘗治術矣初不聞是說也予為之反復其理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文不著思而自風雅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為歲時遊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髙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

林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竒花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李氏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祖皇帝為布衣之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烈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繕守備撫士卒精於用間其功烈尤竒李侯以將家子結髪從仕歷踐父祖舊職勤勞慎密老而不懈實能世其家既得謝居洛陽引水

植竹求山谷之樂士大夫之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葢非獨為其園也凡將以講聞濟寧之餘烈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意其方略遠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園而贈之以詩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善其子孫則雖洛陽之多大家世俗葢未易以園囿相高也熈寧甲寅李侯之年既八十有三矣而視聽不衰筋力益强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列詩於石其子遵度官於濟南實從予遊以侯命求文以記予不得辭遂為之

書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黄州快哉亭記

入宋調而其風旨自佳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没於其前

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濵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宫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

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絶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

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也哉

齊州閔子廟記

按閔子所以不仕季氏為一篇柱子其言亦有見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熈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

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鳩工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髙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常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

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㪟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讋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灘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

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葢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顧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恵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于石

上髙縣學記

雅

古者以學為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

書禮樂揉而熟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為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葢古之君子正顔色動容貎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

禮而任法以鞭扑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為武城宰以弦歌為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髙鍔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導民乃謀建學宫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

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奠享有堂講勸有位退習有齋膳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賦役獄訟不諉其府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為學之力也求記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嘉李君之為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為書其實且以志上髙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蘇轍記

京西北路轉運使題名記

雅

惟京西於諸路地大且近西舉鞏洛北兼鄭滑南收陳許蔡汝唐鄧申息胡沈浸淫秦楚之交翕引河汴縈阻淮漢出入數千里土廣而民淳鬬訟簡少盜賊希濶外無蠻夷疆埸之虞内無兵屯饋饟之勞為吏者常閒暇無事然其壤地瘠薄多曠而不耕户口寡少多惰而不力故租賦之入於他路為最貧每歲均南饋北短長相補以給軍吏之奉故轉運使之職於他路為最急雖然

事止於自治而無外憂財止於自足而無外奉則雖貧而可以為富雖急而可以為佚也熈寧之初朝廷始新政令其細布在州縣而其要領轉運使無所不總政新則吏有不知事遽則人有不辦當是時也轉運使奔走於外咨度於内日不遑食由是京西始判而鄭滑并於畿内自某某若干州為南自某某若干州為北南治襄陽北治洛陽殿中丞陳君知儉自始更制而提舉常平既而為轉運判官復為副使以領北道始終勞瘁寘功

最力將刻名於石以貽厥後而顧瞻前人泯焉未紀乃按典籍以求遺放自開寶以來得若干人而君之祖考伯父三人在焉嗚呼盛哉夫若干人者遠矣其詳不可得而知然其遺風餘澤故老猶有能道之者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若夫政之去取地之合離與其人之在是者後世將有考焉是以具載於此熈寧六年十月日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近禪旨

錢塘有大法師曰辨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吴越吴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為恨吴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師黽俛而還如不得已吴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不幸而立於爭地

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已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
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於是言已策
杖而往以茅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復致其所有鐃崄堙
圯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
堊炳煥如天帝釋宮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
太虛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告予為記予聞之
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
潮故人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

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止波定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衆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

以辯見我既非見我以訥見我亦幾於妄有叩而應時止而止非辯非訥如如不動諸佛既然我亦如是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六十四

明 茅坤 撰

潁濵文鈔二十

說贊辭賦祭文雜著

易說

以下三首非公文之至者存之特以見古人窮

經之學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乾之健坤之順皆其材之自然也譬如鳥之能飛魚之能游非有使之者也乾以其健濟天下之險坤以其順濟天下之阻皆有餘矣然而或亦不濟如鳥之能飛而困於弋魚之能游而斃於網健順之不可恃者亦若是矣且天下之險阻果安在乎物固有彊弱有遠近有高下有好惡有向背有取舍此爭之端而險阻之所出也方其不爭乘之以至健和之以

至順無不濟也遇其方爭健能勝之順能說之尚可也不能勝不能說而險阻作矣然則何為而可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健而無心者其德易其形確然順而無心者其德簡其形隤然易簡積於中而確然隤然者著於外吾信之物安之雖險阻在前而無不知知之至則渙然冰釋無能為矣此則易簡之功而非健順之所及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物得其理則吾何為哉亦

位於其中而已矣

詩說

詩序非詩人所作亦非一人作之葢自國史明變太師達雅其所作之義必相授於作詩之時況聖人删定之後凡在孔門居七十子之列類能言之而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漢興得遺文於戰國之餘諸儒相與傳授講説而作為之序其義必有所授之也於是訓詁傳注起焉相與祖述而為之説使後之學者釋經之旨

而不得即以序為証殊不知序之作亦未為得詩之旨此不可不辨夫魯之有頌詞過於實閟宫之詩有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以春秋考之許即魯朝宿之邑也自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至僖公時許已非魯所有常地無所經見而先儒以為常即魯薛地若難考據而詩稱居常與許為能復周公之宇何也葢此詩之作自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臧已下至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皆國人祝之之辭望其君之

能如此也序詩者徒得其言而未得其意乃為之言曰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以為僖公果復嘗許若未可信也魚藻言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言魚何在在藻爾或頒首或莘尾或依蒲自以為得所也然特在藻在蒲而已焉足恃以為得所猶之幽王何在在鎬爾或豈樂而後飲酒或飲酒而後樂豈若無事而那居自以為樂者然徒在

鎬飲酒湛於耽樂而不恤危亡之至亦焉足恃以為至樂此詩人所刺也序詩者徒見詩每以魚言物之多故於此亦曰萬物失其性以鎬為武王所都故於此曰思武王恐非詩之旨也清廟之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位冢宰正百官而已未嘗居攝也漢儒惑於荀卿與夫禮記之說遂以謂周公實居攝然荀卿之言好妄而禮所記雜出於二戴之論於此附會其說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

祀文王然則成洛邑者周公也至於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使周公為之不幾於僭乎將仲子之序曰小不忍以至大亂以春秋左傳考之祭仲之諫莊公以不如早為之所莊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又曰無庸將自及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終至於伐諸鄢莊公之志不早為之所而待其自斃葢欲養成其惡而終害之故也故春秋譏之而左氏謂之鄭志以鄭伯之志在於殺也將仲子之刺亦惡乎養成其惡而終害之序詩者曰

小不忍以致大亂葢不知此觀莊公誓母姜氏于城潁則莊公之用心豈小不忍者乎召旻所刺刺幽王大壞也始曰旻天疾威而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思召公之闢國特其一事耳而序詩者遂以旻為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焉足以盡一詩之義淇澳所美美武公之徳也武公之徳如詩所賦無施不可序詩者徒見詩言曰有匪君子即稱其有文章武公所以為君子非止文章而已見詩言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即稱其又能聽其規諫武公所以切磋琢磨非止聽規諫而已是言也又似非能文者所為即此觀之詩之序非漢諸儒相與論譔者歟不然何其誤詩人之旨尚如此至如載馳抑詩稱作詩者謚縣衣引高子及靈星以証其説若此之類序非詩人作明矣如江有汜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辭意並足矣又曰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能自悔也如式微言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而旄丘曰責

衛伯因前篇以見意足矣又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云云何其辭意重複如此若此之類序非一人作明矣或者謂如江有汜之為美媵賚之為錫予那之祀成湯商武之祀髙宗疑非後人所能知而序之者曰不然自詩作已來必相授於作之之時況聖人删定之後乎

春秋説

名分立禮義明使斯民皆直道而行則聖人之褒貶未

始作也名分不立禮義不明然導以名分而或知戒諭以禮義而或知畏猶有先王之澤在則聖人之褒貶因是而作也名分不足以導之使戒禮義不足以諭之使畏而先王之遺意已不復見則聖人雖欲褒貶亦末如之何矣愚於仲尼作春秋見之周之盛時賞罰一於主斷好惡公於人心賞其所可賞皆天下之同好也罰其所可罰皆天下之同惡也雖鄙夫賤隸猶知名分禮義之所在而不敢犯者不幸雖幽厲失道天下版蕩然天

子之權未嘗倒持而名分禮義在天下者亦不敢踰也當是時王迹不熄而雅道存雅道存而春秋不作則襃貶安所著哉奈何東遷之後勢已陵替賞罰之柄不足令天下而雅道息雅道息則名分踰而禮義喪矣然尚有可救者五霸起而合諸侯尊天子葵丘之會伐原之信大蒐之禮有足多者至如魯未可動亦以能秉周禮使先王綱紀之遺意緜緜有存者又幸而一時卿士大夫事君行已忠義之節間有三代人才之遺風聖人於

此知夫導以名分或使知戒諭以禮義或使知畏故與之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而責備致嚴則春秋之作亦其人可得而褒貶歟逮五霸既沒之後春秋之末陵遲愈甚吳越始入中國干戈縱横則中國幾于淪胥矣當時諸侯皆五霸罪人而先王紀綱遺意與夫人才遺風掃地蕩盡終於田常篡齊六卿分晉聖人於此知夫名分不足以導之使戒禮義不足以諭之使畏雖欲褒貶亦末如之何矣故絶筆獲麟止於二百四十二年獲麟

之後書陳恒弑其君之事已非聖人所筆噫春秋不復作其人不足與褒貶歟然自詩亡而春秋作孟軻以為王者之迹熄至於春秋不復作則又先王之澤竭焉可勝歎哉

管幼安畫贊

子由涉世難後故其文如此

余自龍川以歸居頴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稍取舊書閲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益於三國得一

焉曰管幼安益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没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己云爾益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

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絶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為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

圍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饋跪拜成禮今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喜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為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宫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蜕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御風辭

多曠達之旨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蓬蓬朝發於東海之上夕散於西海之中其徐泠然其怒勃然衝擊隙穴震蕩宇宙披拂草木奮厲江海強者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天地肅然塵壒皆盡欲執而視之不可得也蓋歸於空今夫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忽之弟子疑之則亦鄭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徒步疾行不見車馬與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何功也哉子列子

曰嘻子獨不見夫衆人乎貧者葺蒲以為屨斵柳以為屐富者伐檀以為輻豢駟以為服因物之自然以致千里此與吾初無異也而何謂不同乎茍非其理屨屐足以折趾車馬足以毀體萬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風乎昔吾處乎蓬蓽之間止如枯株動如槁葉居無所留而往無所從也有風瑟然拂吾廬而上攝衣從之一高一下一西一東前有飛鳶後有游鴻雲行如川奕奕溶溶陰陽變化顛倒横從下眎海嶽晃蕩青紅畚雜陳於吾

前者不可勝窮也而吾方黜聰明遺心胸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馮澹乎與風為一故風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風也蓋兩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耳超然而上薄乎雲霄而不以為喜也拉然而下隕乎坎井而不以為凶也夫是以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為我立乎大風之隧凜乎恐其不能勝也戲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將執而留之足將騰而踐之目眩耀而憂墜耳洶湧而知畏紛然自營于不自安而風始不安子躬矣子輕如鴻毛

彼將以為千石之鐘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為十仞之墉非傾而覆之拔而投之不厭也況欲與之逍遥翺翔放於大空乎子雖蹈后土而倚嵩華亦將有時而窮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茍為無心物莫吾攻也而獨疑於風乎於是客起而歎曰廣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充之矣風未可乘姑乘傳而東乎

黄樓賦

子瞻云子由作黄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

發憤惰者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於濟南溢於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為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窐隙穴以為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有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

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檝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為大刹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黃

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黄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黄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

哉在漢元光河决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

二十餘歲下者為汙澤上者為沮洳民為魚鱉郡縣無

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

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

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為一

窺吾墉之摧敗呂梁齟齬横絶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

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為海舞魚龍於隍壑閲帆檣於睥睨方飃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横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頼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馮玆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為城引長河而

為帶平臯行其如席桑麻蔚乎斾斾畫阡陌之從横分
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埂隙清風時起
微雲霮霸山川開闔蒼莽十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
背馳羣石傾奔絶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鱉顛
沛没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為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
佛之峯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翶翔巍峩相重激水
既平渺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為玦
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羣往白鳥孤没横

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漩漫古汴入焉匯為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聮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湧于青壁陰氛為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户使人體寒而戰栗息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戊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

童勢窮力竭化為虛空山高水深草生郊墟荅將問其遺老既已厭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閔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在付盃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頹然就醉河傾月墮推扶而出

祭歐陽少師文

子由祭歐文不如子瞻然亦師生故人之情冷然可掬

嘉祐之初公在翰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

居之深作書號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子心吾於天下交游如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曾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葢之歡故舊莫隆遍出所為嘆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蔽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鐘厥聲四馳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頹毀奇邪譎怪不可告止剽剝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薑毒病唇齒咀嚼荆棘斥棄羹胾號兹古文不自愧耻公為宗伯思復正始狂詞怪論見者投棄踽踽元昆與轍偕來皆試於庭羽

翼病推有鑒在上無所事媒馳詞數千適當公懷擢之衆中羣疑相㕝公恬不驚衆惑徐開滔滔狂瀾中道而迴匪公之明化為詆俳公德日隆歷蹈二府轍方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逮存故終喪而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莫自亳徂青迄蔡而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於頻則隣拜公門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志氣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邪書來告衰情懷酸辛報不及至凶訃遄臻嗚呼公之於

人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有采章學者所仰以克嚮方知者不惑眛者不狂公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罔有劇易後來相承敢損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時朝暘薰風春夏時宜凍雨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强莫違矧惟斯人而不有時時既往矣公亦逝矣老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為為善善者廢矣時實使

然我誰慭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文有典刑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西會哭於庭縉紳洛嗟復見老成太姒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惸惸誰卹予禍白髮蒼顔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歟歸歟公畏莫當遄返洛師授之兕丘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

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事務如縣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于家卧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衮蟬冠遂以往燧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耕

且擾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一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毋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

書白樂天集後

予觀蘇氏兄弟於斥廢後並托禪宗一脉以自解脱此類可見

此篇雖非子由刻意為文而以罷歸潁上之後時已得禪門宗旨故録而出之

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冒大暑水陸行數千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庳惕然有瘴暍之慮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獨西鄰黄氏世為儒粗有簡册乃得樂天文集閲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為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葢唐世士大夫

達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已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沒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閒冷衰病發於咏嘆輒以公卿投荒僇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絶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

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决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為辨之

圓覺經云動念息念皆歸迷悶世間諸修行人不墮動念中即墮息念中矣欲兩不墮必先辨真妄使真不滅則妄不起妄不起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則未甞息念而念自静矣如此乃為真定真定既立則真慧自生定慧圓滿而衆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既不住六塵亦不住静六塵日夜遊於六

根而兩不相染此樂天所謂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嘗告大弟子假使坐而不動除得妄起心此法同無情即能障道道須流通何以却住心心不住即流通住即被縛故五祖告牛頭亦云妄念既不起真心任徧知皆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佛祖舊說符合如此而樂天八漸偈亦似見此事故書其後寄子瞻兄

書金剛經後

録此二篇稍見子由禪學一派

予讀楞嚴知六根源出於一外縁六塵流而為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為設方便使知出門即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縁根無所寓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沖沖流入與如來法水流接則自其肉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説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為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既寂動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

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即與諸佛無異矣既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乃廢經而歎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蓋往則入

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

經言如來有五眼近矚牆宇遠覽山河肉眼也隨其福德見有遠近天眼也知物皆妄坐而轉物慧眼也入萬法遍法界法眼也以慧眼轉物以法眼遍物佛眼也謂如來有慧眼法眼佛眼可也何肉眼天眼之有曰如來

為衆生故入諸趣在人則同其肉眼在天則同其天眼如聲聞人住無為法而畏生死則亦有慧眼而已耳

書楞嚴經後

蘇氏兄弟並從世途風波中已而稍得禪旨為之皈依故能言之如此

予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憂患皆世所希有而真心不亂每得安樂崇寧癸未自許遷蔡杜門幽坐取楞嚴經翻覆熟讀乃知諸佛涅槃正路從六根入

每趺坐燕安覺外塵引起六根根若隨去即隨墮生死道中根若不隨返流全一沖沖流入即是涅槃真際觀照既久如淨琉璃內含寶月稽首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羅漢僧戀悲哀愍惠我無生法忍無漏勝果誓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三月二十五日志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六十四